英國前日公布一項研究顯示，在英國出生成長的少數族裔移民第二代雖然讀書成績往往好過白人，但就業表現卻較白人差，說明即使是移民第二代，英國少數族裔要在社會向上流動依然面臨無形壁壘。專家擔心英國就業市場存在種族歧視，令教育成果無法轉化為就業優勢，更難實現種族平等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文佑

# 知識不改命運 英少數族裔被睇低

## 比白人讀書好 搵工卻比白人難

英國財務研究所（IFS）分析近40年來英國人口普查結果，發現英國少數族裔移民第二代教育程度較白人更高，逾50%印度裔和35%巴基斯坦及孟加拉裔移民都擁有大學學位，但白人只有26%。來自工人家庭的印巴裔和加勒比非裔女性移民第二代，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的比率，較來自同一階層的白人高20個百分點，印巴裔男性移民第二代擁有高等學位的比率，更比同一背景白人高30個百分點。

### 難任管理層 上流無期

然而在就業市場，少數族裔教育優勢並未得到體現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裔女性獲聘任專業或管理職位的比率，便較白人低5個百分點。巴基斯坦裔移民第二代就業比率，也比白人低3至9個百分點。不論巴基斯坦裔、孟加拉裔還是加勒比非裔移民第二代，即使教育水平較高，就業比率依然較白人更低。

▼少數族裔移民後代雖然讀書成績往往好過白人，就業表現卻不如後者。 網上圖片

研究聯名作者、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普拉特指出，研究說明英國就業市場仍存在種族歧視。教育常被少數族裔視作改善生活條件的「萬靈丹」，但更高的文憑並未換來更多向上流動機會，「我們必須嚴肅提問：少數族裔的教育成功，為何未能轉化為對等的就業成果？」

### 移民「職位降級」普遍

研究亦指截至2011年，已成年少數族裔移民第二代中，只有16%印度裔、7%巴基斯坦裔、5%孟加拉裔和14%加勒比非裔來自高收入家庭，比率低於白人的29%。分析認為，少數族裔移民到英國後常會經歷「職位降級」，即擁有職業技能或文化社會資源的移民求職者，往往要與沒有相同資格或教育水平的白人，爭奪同一職位。

普拉特表示，少數族裔移民就業問題成因複雜。例如少數族裔生活區域聚集，求職者集中在同一地區，導致競爭更激烈。爭取較好工作往往需要動用人脈資源，白人在這點上也較有優勢。

# 港移民二代「勸世文」 細訴華人融入悲歌：請勿理想化英國

英國在去年香港國安法生效後，修改所謂英國國民（海外）護照（BNO）簽證政策，吸引港人移居英國，不過有不少早年移民英國的港人都以親身經歷，勸喻港人不要對英國生活抱有太大幻想。在倫敦出生的港人移民後代Ys-abelle Cheung去年便在美國《大西洋》雜誌撰文，講述自己成長時作爲在英港人的身份認同危機，提醒港人英國並非如外界所想般熱情友好。以下爲其文章節錄。

「英國至今仍未解釋，在脫歐談判、新冠疫情、削減預算、經濟萎縮下，要如何容納一大批新移民；不過對我個人而言，相比這類後勤問題，我更關注的是香港人可能對英國生活抱有過分浪漫的想法……雖然英國的政治環境較香港穩定，但我可以說，英國並非如多數香港人所想，是一個熱情友好的地方。

「雖然香港與英國有深厚淵源，英國內亦有大批華裔，這個族群卻毫不團結，在政界亦不活躍，其中一個例子是直至2015年，國會仍未曾誕生過一名華人議員。

「在英國華人這個群體內外，總會有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教導我，要無視自己作為華人的身份，跟從英國的文化、對外證明自己『英國的特質』，相信不少英國華人都有同一經歷。在我最年幼的記憶中，曾有老師提醒母親，如果我繼續在家講廣東話，便難以稱得上是好學生，更可能無法學懂英文；但那年我只有5歲。母親自此便不再在周六將我送去廣東話學校。

「到了小學，我就要學習如何以『正確的英國方式』來思考、處事和說話，也要愛君主……在我再長大一點時，老師會講述維多利亞女王的64年『出色』統治、對茶葉和薯仔的熱愛之類俗套的細節，可是他們卻從未、或只曾輕描淡寫地提及大英帝國的黑暗一面，如鴉片戰爭造成的傷害，在英屬印度蓄奴，或殖民香港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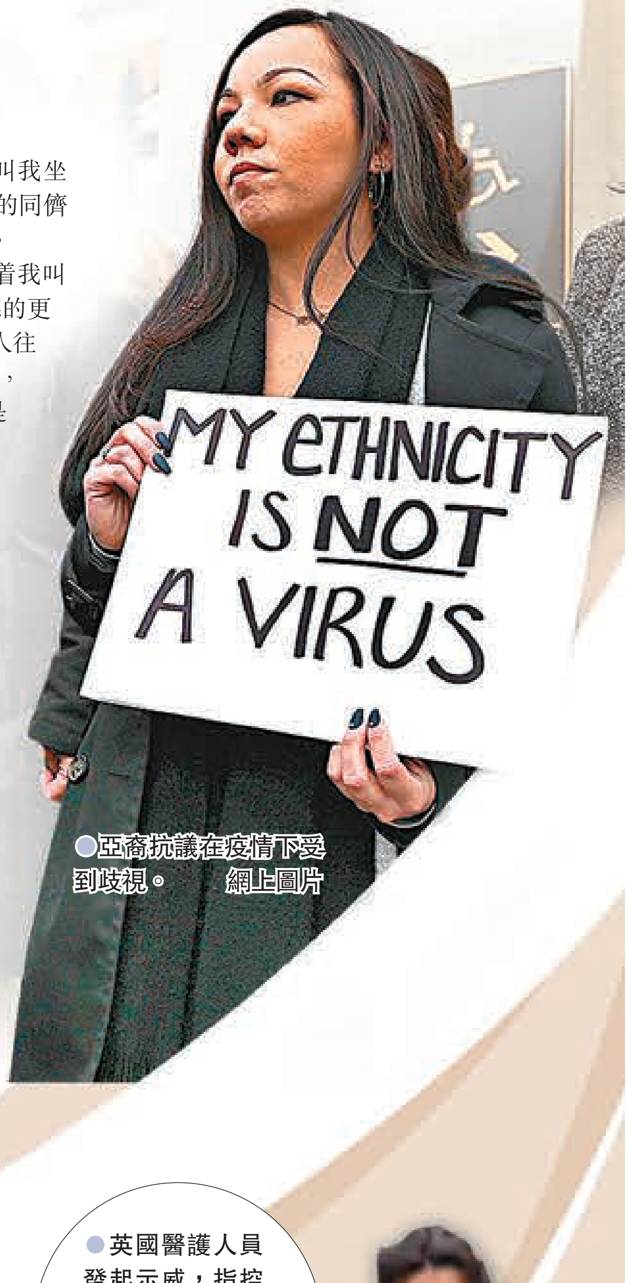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從未質疑過課堂內容，更重要是我從未在學校談及過華人的文化。儘管我努力嘗試融入，卻依然覺得不自在，沒有歸屬感，但明明倫敦就是我唯一可稱為家的地方。我開始自問，自己何以像個見不得光的異邦人；我到底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？

我開始發現自己兩者都不是，因為世界上沒有什麼空間可以討論這種雙重身份……在寄宿學校裏，食堂總會分成兩組人，一張桌子坐滿白人，另一張則坐滿來自香港的留學生，兩邊都會叫我坐下，我卻只能站在偌大食堂的前方，想着我的同儕是誰，最後便會索性不吃飯回去自己的房間。

「社會上的偏見無日無之，會有陌生人對着我叫喊『蛋炒飯』或是『炒鑊臉』之類，更難聽的更會將我比作小說中的香港妓女蘇絲黃。英國人往往只會將這微歧視稱為『無知』或『幽默』，包裝成『開種族玩笑』……這些言行不只是嘲諷我的身份，也淡化了我難受的感覺，侵蝕着我的自信心。是不是我太敏感？那為什麼我會對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恥？為何我會覺得無力、無法保護自己？

「大學畢業後我搬到香港工作，和自己的根源建立關係；2015年起又在紐約工作一年半，與一些看重自己亞裔美國人身份的人交往……在英國以外的經歷才塑造了今天的我：我終於懂得全盤接納自己的身份。

「如今我再檢視英國社會，看到英國華人無法團結成為一個社群，便更感灰心，相較在美國的亞裔，我們在社會運動或政治上的活躍度都遠不及對方。如作家梁魯海（譯音）曾在2013年於雜誌《新政治家》提到，『至今仍未聽聞在第二代華人間，有年輕的草根組織出現』；今年在另一篇文章中，他亦再提到排華問題開始浮面，英國華人『不禁懷疑他們在英國的生活，質疑為何要保持低調那麼多年』。」




●亞裔抗議在疫情下受到歧視。 網上圖片

# 死亡率差一截 窮人疫下更短命

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健康平等研究所主任馬默發表報告指，截至今年3月，英國較貧困的大曼徹斯特地區的新冠肺炎死亡率，較英格蘭平均水平高25%。

報告發現，在英格蘭較貧窮的西北部地區，去年男性預期壽命減少約1.6年，女性預期壽命亦減少約1.2年，多過英格蘭整體男女預期壽命減少水平的1.3年和0.9年。在較貧困的索爾福德和塔姆賽德，平均每10萬名男性便有約400人死亡，曼徹斯特地區每10萬名女性亦有近250人死亡，均較英格蘭和威爾斯平均水平為高。

### 十年不斷削弱貧窮區投資

馬默批評稱，英國政府過去10年削減對英格蘭最貧困地區投資，令這些地區在疫下非常脆弱，「英國健康發展停滯、社會和地區的健康不公、最貧困人群健康狀況惡化，都是這個社會無法滿足其成員需求的標誌。」

馬默呼籲政府增加對曼徹斯特等貧困地區就業、住房、地方服務和教育投資，優先關注兒童和年輕人，解決長期存在的健康和社會不公。大曼徹斯特市長貝安德也指出，疫後復甦計劃需從受疫情衝擊最嚴重地區開始，「我們應該讓所有民眾都擁有一份好工作，以及一個美好的家。」

●英國醫護人員發起示威，指控國家醫療服務（NHS）存在種族歧視。

網上圖片